

## 编剧愤怒

### 有谁知?

□ 赵凤兰

要获得经济尊严

和人格尊严,不仅要

靠法律维权,更重要

的是用作品说话

讨薪的不只有农民工,还有编剧。如果聆听过编剧维权大会,你一定能领教什么叫才思敏捷、口若悬河,他们义愤填膺、激情四溢的演讲与口才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近日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牵头组织的《国务院法制办公布著作权法修改稿》征求意见讨论会,让人再次被编剧们唇枪舌剑的口才所折服。近十位活跃在一线的知名影视编剧在现场口诛笔伐,声讨编剧的著作权益。究竟要有多少委屈才造就这批文思如泉的出色“辩手”?编剧界活跃着这样一群有卓绝之能的才子,又有什么样的本子写不出来呢?

编剧们的维权“血泪史”可以追溯到10年前。早在2004年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就发起过中国编剧维权运动。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又出台了一个电影宣言,强调编剧们的自律,不要相互倾轧,要团结,不要只认钱。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编剧维权大会更是将编剧维权推向了高潮,80余位国内著名编剧曾集体吐苦水,为编辑职业“叫屈”。这次,编剧们再次维权的缘起,是因为修订中的《著作权法修改稿》没有将“剧本”纳入“文字作品”,“剧本授权许可”被砍掉,“摄制权”被取消并到“改编权”。

在开个维权大会抱怨外,编剧们似乎对自身的权益保障和地位改善仍然毫无办法,他们有的只是“决定不再保持沉默”的优雅,和决定“愤怒”的沉默,谷建芬、徐沛东挺身而出赢得原创音乐的权利则成为云雾缭绕中的“灯塔”。尽管中国编发出时代的怒吼、编剧集体向侵权行为说不,但光怪陆离的影视界似乎依然我行我素,该强势的仍然强势,编剧们依然生活在黯然失意的角落。

更有甚者,名噪一时的演员宋丹丹和编剧宋方金的“二宋之争”甚至被炒成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,编演之争一度升级至“拍戏要不要剧本”的论战,激起编剧们“被砸饭碗”的群愤。不少人认为,国产影视作品之所以跟风模仿、烂片迭出、整体实力孱弱,是由于整个行业被资本绑架,金钱至上,不重视原创,不观察生活、思考人生,缺失职业道义所致。

如此看来,影视业要真正成熟壮大起来,首先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,培养一个成熟的有秩序的影视文化市场。编剧维权不能靠声明,也不能靠国家有关主管部门,更不能靠合作方主动配合,而要靠自己的法律意识,靠专业人员的高质量专业服务。只有防范措施到位,合同条款保护严谨而又具备可操作性,损失就会减少很多。

其次,编剧要擦亮眼睛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,为作品寻靠谱靠谱的拍档。影视界编剧和导演长达二三十年“捆绑”式神交的例证就大有人在,像张艺谋和刘恒;冯小刚与王朔、刘震云。冯小刚曾对刘震云坦言“电影是文学酿造的果实”;刘震云则笑称“文学作品遇上了冯小刚就像坐上了火箭”,他们互相成就,实现共赢。此外,编剧们还要更好地掌握影视艺术语言的规律,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质量。要获得经济尊严和人格尊严,不仅要靠法律维权,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作品说话,归根结底,优秀的作品才是编剧们最有力的筹码,它比一腔空谈的愤慨要有力得多。



## 博物馆请离我们更近些

从免费开放到现代化、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,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对于博物馆,人们还有更多的期待——它能不能延长开放时间?能不能更人性化?优惠

展览的范围能不能再扩大一些?让每一个向往它的人都多一点时间、多一些机会去靠近它

从免费开放到现代化、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,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对于博物馆,人们还有更多的期待——它能不能延长开放时间?能不能更人性化?优惠

展览的范围能不能再扩大一些?让每一个向往它的人都多一点时间、多一些机会去靠近它

从免费开放到现代化、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,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对于博物馆,人们还有更多的期待——它能不能延长开放时间?能不能更人性化?优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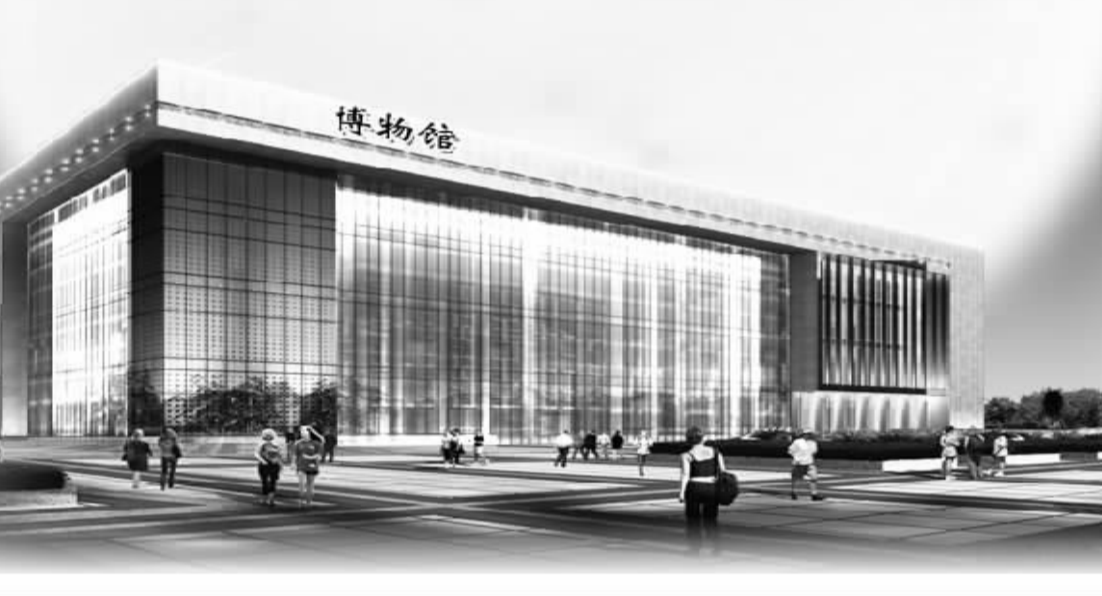
展览的范围能不能再扩大一些?让每一个向往它的人都多一点时间、多一些机会去靠近它

从免费开放到现代化、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,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对于博物馆,人们还有更多的期待——它能不能延长开放时间?能不能更人性化?优惠

展览的范围能不能再扩大一些?让每一个向往它的人都多一点时间、多一些机会去靠近它

□ 韩秉志



“博物之君子,其可不惑焉。”作为为社会公众提供知识、教育和欣赏的公益性教育机构,博物馆可谓是人们重要的文化休闲场所之一。

相信不少上班族有过这样的经历:想去博物馆但是苦于没有时间,你下班了,博物馆也闭馆;而周末去的时候,却又人满为患,影响了观赏品质。“博物馆能延长开放时间就好了。”不少观众有这样的期待。

博物馆是否应该延时开放?能不能延时开放?支持者反对者皆有。不管怎样,观众需要服务意识更强的博物馆。而博物馆也需要在积极服务大众的同时,找到与观众需求的契合点,实现共赢。

### 试·水

国内博物馆在夜场展览方面还处在初期试水阶段,能办得了夜场的博物馆凤毛麟角

7月15日晚7点,北京自然博物馆迎来了2014年暑期博物馆夜场秀的首场观众。在暑期开展“博物馆之夜”,已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项传统活动项目。首日2000人的夜场名额,早在数天前就被抢订一空,而每天一场仅限150名观众参与的“光影秀”,更是在预约系统上线当天就告订罄。自2005年起举办至今,每年暑期的“博物馆之夜”,已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品牌活动之一。

北京自然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史英周介绍:近年来,馆内组织举办的“博物馆缤纷夜”、“博物馆寻宝夜”等系列活动,深受观众喜爱。今年,博物馆以“当科学遇上艺术”为主题,除了馆内常规展览之外,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。观众可以在当下流行的沙画艺术中感受生命演化的魅力;在水影艺术中欣赏大自然的风采;通过巨幅LED屏幕前的互动表演领略四季景观的变换。

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恐龙公园展厅,一位家长正把为孩子拍的照片传到网上。“平时上班没时间,现在能利用休息时间,带孩子走进自然,既能学习科普知识,又能拉近和孩子的感情,挺有意义。”

2006年,一部名为《博物馆奇妙夜》的科幻电影风靡全球,影片的创造力不仅获得了观众的好评,也激发了人们对夜间博物馆

探索的无尽想象。

“打着手电,或在烛光下,品味博物馆,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白天观赏的感觉。黑暗改变了画的颜色,安静的气氛充满了神秘,让观众好像与展品更加亲密。”有过欣赏博物馆夜场的段先生这样说。

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透露,为提高自身影响力,早在上世纪80年代,欧美一些区域性的博物馆就开始尝试联袂推出类似“博物馆之夜”的活动。经过多年摸索,许多博物馆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夜场展览模式。

比如,卢浮宫博物馆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,而每周三、周五晚上会延迟到21点45分;大英博物馆每逢周五开放时间延长至夜间8点半;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则在每周五和周六延迟至夜间9点钟。对于夜场开放,许多博物馆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。

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参观卢浮宫时,曾有过这样的经历:在欣赏著名的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时,因为参观人群过多,只看了短短两秒钟,就被匆匆挤走。

“如果能够开放夜场,对人数进行适当分流,会有更好的观赏体验。和白天的嘈杂完全不一样,在安静祥和的氛围中,能够认识博物馆不同的美。”潘守永说。

相比而言,国内博物馆在博物馆夜场展览方面还处在初期试水阶段。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馆处处长郭长虹表示,国内博物馆延时开放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况:一是如每年的5.18国际博物馆日,这样重大的博物馆宣传日;二是为了照顾更多观众的观赏要求,对馆内比较重要的展览增设夜场展览。

2002年,上海博物馆曾因举办“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”而通宵开馆。72件中国美术史上的珍贵作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,从日出到月升,馆内万人争睹《清明上河图》,让人慨叹恍若“文艺复兴”盛景再现。不过,这样的场景毕竟是凤毛麟角。

### 困·难

夜场常态化,会给博物馆带来一连串费时费力的困难

今年4月26日,为了让更多观众能够欣

赏来自法国五大博物馆的传世名作,平日下午5点闭馆的国家博物馆首次将开放时间延至晚8点。虽然只是尝试,但却赢得不少观众的欢迎。据统计,国博当天特展共接待观众4700人,其中下午4点之后接待观众1150人,占全天参观总人数的24%。

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认为,开设夜场对国博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多年来,国博一直在尝试开设夜场的问题,此次成功开设,也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虽然不少观众热衷于此,但博物馆开设夜场,当前依然面临着许多天然的障碍。以国家博物馆为例,对于一个近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大馆来说,仅安保人员、展厅的工作人员,设备维护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,就需要100人左右。考虑到国博特殊的地理位置、安全、交通等问题,都在考验着国博的公共服务能力。

身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表示,博物馆管理工作通常具备一定规律性,若夜场常态化,势必打破原有安排,则将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将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。例如停车场、安保、内部清洁、水电花销等,几乎每一样都需费财力。

“由于博物馆机构设置相对扁平,许多博物馆在物业服务方面大多采用外包形式,若延长开放时间,还需要与承包方协商,这也是许多博物馆不愿意尝试的原因。”潘守永说。

夜场开放,对于博物馆安保工作带来巨大压力。据统计,2013年我国博物馆数量已达4165家,全年接待观众数量超过6亿人次,同比增长13.1%。目前不少博物馆都面临着观众接待压力。潘守永透露,目前国内每年超过100万人次观众的博物馆大概有50多家。按照国际标准,60万人次可算主流标准,100万已经达到稠密程度。

夜间开放还带来了讲解员之困。潘守永介绍说,国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主要分为合同制和事业编两类,以及部分志愿者,在人员上难有富裕。相比较而言,国外发达博物馆中,除了大量的志愿者,还有半职和四分之一职等兼职人员。

史英周透露,目前,在北京自然博物馆,“博物馆之夜”的夜场工作人员都是加班加点,却没有加班费用,只能靠轮休来调整。

“博物馆的管理运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,牵扯到博物馆学很多的问题,更重要的

是牵扯到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问题。”陈履生指出。

### 探·索

如果公众有欣赏需求,那么有条件的博物馆就应该尝试着探索延时服务

那么,国内博物馆是否应该推行延时开放?潘守永认为,博物馆延迟开放常态化,是一件好事,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。

“全世界很多博物馆已经尝试,积累了很好的经验。中国博物馆也不具有特殊性。目前博物馆延时开放面临各种困难,但如果公众有欣赏需求,那么,博物馆就有义务根据自身条件,尝试探索延时服务。”潘守永说。

陈履生表示,经过4次夜场的实地演习,国博积攒了一些经验,今后将考虑如何使其常态化、制度化,或者在某些关键时间节点开设夜场。

“博物馆夜场常态化,并不意味着‘一刀切’。”潘守永指出,所谓常态化,并不是说要24小时,365天开放,也不是说一定要开放所有展厅。馆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选择性的掌控,让有条件的博物馆先行先试。

不过,也有博物馆坦言,开办夜场,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管理,确保万无一失。但付出如此多的人力物力,若没有观众需求,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社会功能,还会造成无形的资源浪费。

在经济效益和社会作用的博弈上,如何突破博物馆的定位,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教育综合作用,或将成为博物馆夜场开放的一个突破口。当艺术沙龙、专家讲坛、文化演出等走进博物馆后,或许能更加充分发挥博物馆夜间的文化传播和教育作用。

“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服务,几乎都是在晚上进行。可以想象,在展览期间,如果能在国家博物馆的大厅里搞一个小型音乐会,观众哪怕是席地而坐,效果都会非常棒。”潘守永说。

比起技术型问题,宋向光认为,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明确博物馆定位。

“建立博物馆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观众,开夜场的目的也不是简单地延长开放时间。不能为旅游开夜场,也不能为噱头开夜场。”宋向光说。

在宋向光看来,博物馆的基本职能是收藏研究,是把研究成果用实物的方式提供给公众学习。评价一座博物馆,看的是博物馆的收藏质量、研究质量、社会服务能力等等,游客从来都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评估因素。

“像国博这样有条件的博物馆当然可以尝试。但全面铺开的话,国内民众对博物馆的文化消费还不够。是否需要延时开放,还需要作全面细致的评估。毕竟,博物馆只是人们休闲生活中诸多选项的其中一个而已。”宋向光说。

潘守永认为,应该看到博物馆办夜场的风险。对于展品安全性要有充分研究,有些并不适合做夜场展览,晚上就需要休整。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,需要事前做好规避。

“博物馆的夜场常态化,单靠博物馆个体力量还不够,这需要建立博物馆间的联动机制,甚至需要整个社会公共系统的支持。”潘守永建议,比如国外的博物馆通过企业冠名的方式实现合作,可以鼓励博物馆加强与文化企业的合作,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。

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范

责任编辑 教蓉 梁婧

邮箱 jjrbzmzk@163.com